

【机关】jiguan

- ① 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：摇动水车的机关，把河水引到田里。
- ② 用机械控制的：机关枪 | 机关布景。
- ③ 办理事务的部门：行政机关 | 军事机关 | 机关工作。
- ④ 周密而巧妙的计谋：识破机关 | 机关用尽。

——摘自《现代汉语词典》1997年版

机关

滋味

■立言◎著

中国反腐小说系列之二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中国反腐小说系列之二

机关滋味

■立言◎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机关滋味/立言著. -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1. 4
ISBN 7-106-01691-8

I. 机… II. 立… III. 长篇小说… 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1) 第18244号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 13.25

2001年5月第1版

2001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7-106-01691-8/I·0286 定价: 20元

权欲和情欲构成了这本长篇小说情节驱动的两轮子。渴望权力的大学高才生黄三木有幸进入市府，成为权力俱乐部的成员，但他并未能领略到权力的快感，相反，鸡零狗杂的琐碎事情和冷冰冰的游戏规则让他感到不适应，书生本色就像狐狸的尾巴时不时露出来。他的上司想把他当儿子一样培养，他却在内参上撰文批评本部门的问题，导致上司晋升省委副书记的希望泡汤。他被打入冷宫，忍辱含垢。极度的压抑迫使他找机会发泄，权力给他的屈辱他要把它转嫁，为此他不惜一切：像上司戏弄下级一样地玩弄女人，在对女人疯狂的追索、征服和占有中，体验放纵的快感、权力的力量，学习权力运作的技巧和艺术。他甚至忽略了爱情，以至恋人被他人诱奸拐走。当时来运转遇上市委副书记的女儿，他毫不迟疑地“解决”了她，与之成婚，在岳父大人与别人的权权交易中步步高升。他终于享受到权力的滋味。也就在此时，他遇到心爱的女人，仕途和人生再一次发生逆转……

F084/46 35

1

黄三木右腿翘得很有些匪气，脚尖美美地抖个不停。他猛然一惊，呸！自己竟然这样猖獗了十几秒钟，幸亏没人见到。这种举动是不严肃的，有点不三不四。眼前的一切已不属于杨家埠镇的养鱼场。现在，他正置身于庄严的市委大楼，坐在庄严的市委机关里。

黄三木昨天一大早就觉得情况有些异常。迈出养鱼场院门，一眼就捉到了一个脚踏蓝车、白鲤般款款游来的小娘们，模样是一等一流的正点。小娘们晃到跟前，很有用意地媚笑两下，歪斜斜就去了。黄三木晕了十来秒钟，发现脚边躺着一张大团结，也很有用意地勾引着他。黄三木是俗子凡夫，最经不起勾引，他捡起那张上面立着一排男男女女的纸片，闻到一股麻辣麻辣的香味，麻辣着他青春的肉体。黄三木省略掉在马路上散步的习惯，移步来到江边。

太阳还没起床，水面已铺起一层淡红的光芒。捧两把水洗了脸，看了看清纯澄澈的青云江，转身走了五步路，耳畔响起一股激越的水声，一尾大鲤鱼狠狠地击落在他脚后跟。他吃惊地去抓那鱼，鱼从掌上滑脱，在地上一步步退却，他没有再去抓它，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运气了。他准备目送鲤鱼回家，不料鲤鱼碰到一块石头，扑棱一个跟头翻到他脚背，再一个跟头就翻落在他那双半伸展着的手上。

黄三木捧着一尾大鲤鱼走进厨房，正在洗脸，刷牙，散步，聊天的同学们都停止了举动，用一种春天般崭新的目光盯着他。瘦巴巴的老妈在给懒鬼们淘米，厨房的第一缕蓝烟正倦恹恹升起。

吃完半锅稀饭，两碟咸菜，一尾大鲤鱼，十一个懒鬼把十一副碗

筷交付给了六十二岁的老姆，讨论着谁谁打乒乓球，谁谁下围棋，谁谁谁劈红五，这时，市委石部长的桑塔纳驶进了养鱼场的院子里。

桌面黄澄澄的，印着鱼鳞般的美丽花纹。银灰色的电话机，按按数码，同学们的声音就出现了。养鱼场那只电话很破旧，黑黢黢的，得用手摇，提着嗓子嘶喊。这和市委机关是不能比的。现在一切都不同了，黄三木说话的声音是一名市委干部的声音，他的眼光是一名市委干部的眼光，他脚下的地面，就是市委，是统治着五十七万百姓的最高权力机关。

他刚去养鱼场那会儿，村里有人乐了：大学生？大学生顶个屁用？去养鱼，还不如在家种地。一个月百把块钱，山上田里，随便~~折腾~~！

黄三木读的是本科，基本工资七十六，加上各种补贴和每天七毛钱的额外下乡补贴，统共是一百四十七块钱。现在到了市委机关，七毛钱扣去，只有一百二十六了。钱很少，地位总归不同，母亲来说了：村里村外人见面，都讲我有福气，儿子在市里当干部，吃一世的苦，老来享福，出头了出头了！村里干部讲，那个地方权大，官统归这里管，到处有人巴结的，今后做官也容易。

母亲高兴了，那张忧郁了几十年的苦瓜脸，稍稍有了舒展。她说：做娘的欢喜儿子有出息，欢喜你在外面做大官，做大了，我走出去也体面的。以后做事要尽力点，对领导要巴结点，不要像在家里那样懒。

黄三木知道自己应该奋斗。当初一听到市委，心里就肃然，就有一种臣服感。市委，是高高在上的，特别是在他被贬至养鱼场后，他觉得市委是多么庄严神圣的字眼啊！没想到现在就已端坐在这字眼里头了。他要抓住时机，好好干，干好了，将来也混个人样出来。不说那目光飘移心高气傲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们，就拿那些说话粗声粗气，和市长见面一聊就一二十分钟的局长作比，这个衔头，这个目标，

◆机关滋味

非得咬咬牙,把所有的智慧和青春拼进去,试它一试不可。

初来那天,办公室陈火明就喊他去细细谈了。陈主任四十出头,圆圆的脸,短短的头发,斯文里透着干练,两只眼珠不紧不慢地盯着他,边谈边考虑着什么似的味道。这陈主任手握一只半个水壶大的茶怀,呷了一口浓黄的茶水,抓了抓头皮,话就这样谈了。

他说:部党组开了会,认为你在这批学生中,比较起来是好的,是比较能干的,就让你进来了。我们部是个清水衙门,在这里,享受是没有的,苦有得吃,要吃得起苦。至于工作呢,安排你坐办公室,你要有思想准备,不要因为是是个大学生,当过团干部,觉得坐办公室委屈了你。办公室工作很烦琐,接电话,收发文件,接待客人,工作一件件都要做好。另外,要搞好办公室、会议室卫生,三个部长的办公室卫生,开水供应,每天都要负起责任。

黄三木开始重新做人。在学校和养鱼场,只知饭来张口,打牌下棋,衣裤成堆发臭,不知扫它一回地,提它一壶水。现在不同了,每天一早,他就提着四只水壶,到机关后面的食堂去提水。黄三木多年来疏忽了锻炼,手臂麻杆似的,没丁点力气。四壶水是沉了,从食堂到市委五楼的路也觉得远了,拎着拎着,到后来手臂麻得渐渐没了知觉。这工作太辛苦,从没有过的苦,他要吃,他逼自己吃苦,想想自己的前途,什么苦也不觉得了。

部长们的办公室门开了,他把冷壶拿出来,换上新打来的热水壶。接下来,就给部长们拖地板。黄三木身体太虚,两个办公室拖下来腰酸背疼,浑身出臭汗。弯着腰拖地,用手指搓洗着肮脏的拖把,他觉得自己干的不是人干的活,简直是奴隶。可是,市里的哪个领导不是这样过来的呢?不吃得苦中苦,怎做得人上人?不做够了奴隶,怎么做得奴隶主?这一切,都不是平白无辜的,都有一个道理,有一种秩序,在死死地规范着上进的青年。

黄三木认真卖力地拖地,一拖把,一拖把,在拖着他通往仕途的道路。

接电话是办公室的一项主要工作,有会议通知的,听了要记录。有找人的,要站到走廊上撕心裂肺地喊,还喊不动,就跑过去,一直把人找来为止。省里的报纸和晚报早上就到了,要给各科室分好。

下午的报纸和信件就多了,这是全体干部关心的大事情,不能出错。文件的来源共四种:有亲自送来的,多为重要的会议通知,耽搁不得,须立马呈送给领导;信封寄来的,多为省部和各区乡镇的文件,拆开后就有一道道的折印。更多的文件,是每天下午从市府办文件收发室取来的,收发室是全市各机关部门的文件交汇中心,七八十个部委办局在五只大柜子里各自占据一个格子,格子左右贴了部委办局的名称,各单位收发员就每天来这里取出自己的文件,或者把本单位印发的文件按照报送范围一一分发。特殊的一种来源呢,就是市邮电局机要组专程送来的机要文件,机要文件通常是省部寄发的,名为机要,实际上多为大路货文件,机要程度仅为秘密,是最低的一档,这秘密两字,是文件头上印好的,用机要寄,不但保险,邮费也便宜。

四种来源的文件到齐,除了会议通知立马处理外,其他文件通常要到一定数量再登记。现在的文件也多,一不留神,抽屉里的文件就积了三四十乃至七八十份了。文件分简报和正规文件两类。简报单独归类,不需要全登记,杂七杂八夹进文件夹里。正规文件敲个收文印章,在印章里填上收文日期和编号,在文件下端用钉书机钉一份文件传阅单在上面。

收文登记是辛苦的,要细细地填上发文单位、文件标题、收文编号和文件份数。办妥了,再把文件夹交给陈主任,除了特殊处理的文件,陈主任通常都在传阅单上草书传阅二字,黄三木就捧回文件夹,交给正副部长和各科室轮流传阅。传阅单上的名字签得差不多齐了,黄三木再把它取下,按照收文登记,在每个标题后划一个勾勾,枪毙了去,再就存进档案了。

除去一种光荣感,庄严感,神秘感,真正的快乐是无处可寻,并不存在的。黄三木从早到晚压抑着自己,他害怕做错事,说错话,做事

◆机关滋味

小心翼翼,说话找不着路子,就少说,不说。打水,拖地,擦桌子,收发文件,楼上楼下跑腿,下班的铃就清脆地响了。大学里自由散漫惯了,爱干什么就干什么,从没一声铃响。这时间性和规律性极强的铃声,抽打着他的神经,老让他回到中学生活的记忆里。中学里有晚自习,机关里晚上也安排着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,上下班也要叮呤呤地响好一阵。只是那些住处远的,晚上有事的,事业缺了冲劲的,不想来也就不来了。

回到房间里,时间才是自己的,三木才是自己的三木。

他住的房间是邮电局的招待所,有卫生间,电风扇,一只十四英寸黑白电视。石部长找他谈话的第二天,江洪水师傅就开着他那辆桑塔纳,把他收拾好的生活用品,一统扔进车后斗,连人带物运到了这里。这地方不能小看,一个月两百块钱的住宿费,相当于他一个月零十七天的工资。工资不能多发给你一分,住宿费再多还是可以报销的,这是规矩和道理了,是一名机关干部的荣誉。

见习的学生快分配了,时间得赶在今年毕业的学生分配之前,大约总在七月底和八月初。黄三本是幸运的,他在同批见习的学生中,第一个落实了单位,让养鱼场的那帮小子们羡慕去吧。

黄三木不相信自己会走运,一年前,他那只细细的手腕还在和命运无力地较量。他输了,输得痛苦,无奈。一双锋芒毕露的眼睛,狠狠地瞪着这个无情的世界,残酷的世界,两只眼珠子都快瞪落了地,他还是进了养鱼场。

2

曾经,省城就是他的命,他爱省城,这个地方令他着迷。

四年大学,他轻而易举地拿了两次一等,一次两等奖学金,第四个学年没得拿,是因大家都毕了业。按这个成绩,考个研究生是没问题的,他偏又脑子出了鬼,讨厌极了读书,觉得自己再读它几年,不小心再赚个博士读,一熬就三十岁了,半辈子耗在书本上,人活在世上个图个什么呢?何况他的英文又是弱项,现在的研究生考试其实是在比英文,要耗一股劲去对付那蚯蚓般的洋鬼子文字,想想更没劲了。他只是不想离开省城这地方。

黄三木做书生的年代缺少了点做官福份,早先只做过两年学习委员和几年课代表,入了大学,瞎撞撞竟捡了个团支书当起来,到了大三,高年级的元老们一走,他竟做起系里的团委书记,这官做得也委实不小了。

中国的官论是为人民服务,服务好了自己也大有好处。像系里、班里的干部毕业分配时少不了是优先考虑留在省城的。

那时的黄三木雄心勃勃,心里常念叨的是毛泽东同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类的句子,洋溢着自命不凡的气概,在黄三木之前的历任团委书记,现无一遗漏地留在省城的党政机关工作,最走运的已经做起了文化厅的厅长,处级就有好几个了。

那文化厅的厅长荣易胜,是政治系的第二任团委书记,这第二任自然是指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任,“文革”期间的大学生现在是作不得数的。那天荣易胜到政治系里来风光,一辆乌亮亮的轿车停在系

大楼下边，与系里的老师和学生干部座谈了一回。黄三木细细地看了，那荣易胜个头矮矮的，一张脸是最普通不过的，头发也没能油光光地往后梳，仍原始地遮挡着脑门，只是一副眼镜看上去值好几个钱，文化厅长不时用手指顶一下镜框，一笑就能笑出个春天来，就真像是有文化了。

黄三木觉得做厅长的确很风光，他是必须做厅长的。然而每次想起荣厅长，觉得他委实没有稀奇处，渐渐就把厅长看小了。那天荣厅长和大家谈了回中国文化，把大腹便便的“便”讲成了大“便”的便。他和一位爱好文学的学生干部讲什么托尔斯泰的成名作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又犯了小小的错误，托尔斯泰写《战争与和平》时已经三十六七岁了，而他在二十六七岁时已在俄罗斯文坛名声大震了。黄三木觉得自己去当这个文化厅长会更好些，至少能把大腹便便和托尔斯泰等问题讲得更准确些。

人无完人，话也得说回来。荣易胜在文化界是有声望的，一是他的政治地位，二是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方面也是个行家。黄三木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也是行家，单就延安整风一节，他就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了两篇论文，这件事荣易胜也听说了。黄三木觉得自己要到荣易胜这年纪，各方面的成果应该更大些。

他觉得荣易胜的论文偏于知识性，没有什么大的突破，荣易胜是胜不过他黄三木的。等毕了业，去省部机关混上几年，局长，市长，厅长，不小心就坐上了副省正省的位置。再往下，想都不敢想了。然而他终禁不住中南海的诱惑，政治局委员、常委，总理总书记什么的，也暗暗地让他热恋了好几回。这种话不能跟同学们说，说了也只能以逗乐的性质，自己对自己有话还是得说。

黄三木有时觉得自己是不是想得入魔了，回答是否定的，一个有作为的人，在这样年纪，抱负是该有的。各种抱负须因人而定，山里人该抱负自己造幢洋楼，城里人该抱负自己买辆本田王摩托，普通的知识分子该想想博士教授头衔和一两本出人头地的书，像他黄三木

呢,有学问,有资历,有水平,恰又是拿破仑走出炮兵学校,毛泽东离开湖南一师的年纪;他有什么理由阻挡自己往高处思想呢?他喜欢拿破仑那句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话,是不是好士兵倒不见得,有一个道理是看准了,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决不会是有出息的士兵。

黄三木学的是政治,他认为将来该吃政治这碗饭,这碗饭不好吃,吃起来也能让人眼红。列宁同志也说过那么伟大的一句,原话记不清,反正有这么个意思,说人把理想定得远大了,努力一番,哪怕没实现理想,最终的成就也比普通人大了。这话是值得玩味的,黄三木该比荣易胜有出息,他得把眼睛盯着中南海,撒腿挥汗地长征它二万五,哪怕到不了每年给全党全国人民作一次工作报告的福份,那些大部大委大军区和诸侯一霸的位置,挣得一个坐下,也够显赫,够让人眼热了。

黄三木每天考虑的都是如此严肃的政治问题,能不能留在省城,逃脱回到小县小地方做小老百姓的命运,那是普通学生考虑的问题。

孰料,风云变幻,非人力可及。黄三木倒霉的时刻也渐渐来临。就在他毕业前,天下大大地一乱,学生地位价值与其时的人民币一般狂跌。系里老师说了,今年的学生分配,除了省城本地学生外,概不得留在省会。本来就不可能留在省会的学生乐了,这年头人都巴不得自己走运别人倒霉,学生都开始坏了。黄三木痛苦了一阵,心也就平静了。青云市是个方方面面都不显眼的小市,青云镇倒是很美的一个小城。碧绿澄澈的青云江,依着青云镇缓缓流过,山青水秀景物绝佳。

省城留不住,回到青云市,给市长书记们做做秘书也是挺好的。

做市长厅长和省长的梦,得缓一缓,一切都从市长秘书起头干,市长用顺手了,看出才能了,就给放到市里重要的岗位上,几年一混,市长市委书记就不是别人,是他黄三木了。当今社会时髦的是下农村下基层锻炼,在市里干好,基础打实了,将来一到省里部里做起官

来就更加顺了。风顺帆悬,上得就快,说不准这到底又是一件好事。

六月到了中旬,班里同学传开了,说班里有两人已在省城落实了单位,单等毕业后报到上班了。黄三木一急,就跑去找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。

秦书记和董主任都看中黄三木,头脸都极熟的。两位领导见系里最出色的学生着急,也就偷偷地把老底摊给他了。领导说:今年的学生都是要回原地去的,哪里来,回到哪里去,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特殊的情况。班里的两个学生钟蕾和翁力,一个是国家某部副部长的外甥女,一个是龙山市委书记的儿子,他们已经被省财税局和省厅接收了,都是打了招呼的,没有什么阻力。

秦书记说:作为系里面,总是希望学生分配好的,能够留在省城的,越多越好。然而近年来大学生分配形势一年不如一年,今年更是糟糕。学校分给系里的留省名额很少,社会上向政治系要人的单位到现在还一个都没有。黄三木听着听着,眼睛都急出了血丝。董主任表扬了黄三木四年来的学习和工作,认为他各方面是不错的,按理应留在省城。

两位领导商量,决定再去给系里争取一个名额来,同时,要他自己到各单位去跑跑看,最好是有单位接收,否则有了名额也是白搭。

黄三木没头苍蝇似的胡乱联系一通,各单位人事科长见了都翻白眼。七月八月九月一过,他就怅怅然地站在养鱼场的院子里,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活,只像青龙江上一团水雾、似浓又淡,似近又远。

3

秘书郑南土重重地感冒了几天,石部长下乡巡视缺少了胳膊,早上就把黄三木叫去了。黄三木的工作是值班守电话,最是不能离开,他的前任舒兰亭也正是因此三天两头要求换岗,现在已换到一科工作,这才给黄三木一个填补空缺的机会。任何一个单位,最差劲的工作就两样:一是打字,二是值班。干这两行的人一天到晚累死累活,没得下乡吃饭拿补贴,晚上比别人多加班,年终评比起来还没成绩。想评先进?想提干?你们这两位置,本来就不是培养对象!这两样工作,通常是小姑娘老太婆干干的,青年小伙要干,也只是个过渡,只是个跳板,否则杀头也不会去干的。

黄三木要离开值班室也不是断断不可,偶尔离开时,对门打字室里的金晓蓉还是可以帮助照应一下的。若是金晓蓉没有材料打,干脆就叫她代班,坐到值班室里,临时履行黄三木的职责。

银灰色的桑塔纳已经停在市委大楼门口了,江洪水坐在驾驶室里,见石部长一手拎提包,一手端着刚泡了茶的杯子过来,巴结着就从里面打开了右座的门。

黄三木拉了车后座右门的拉手,门就开了。坐进去后关上门,江洪水不知是后面长了眼睛,还是听出了名堂,门一关,就叫了:小黄,门没关好,开起来用力再关。

黄三木那门关得挺好的,不留一点缝,江师傅说要重关就又打开来,重重地关上了,今天是第二次坐小车了,上次是从杨家埠养鱼场到市里,然而他仍旧觉得很陌生,对于这种铁乌龟,他毫无所知。小

◆机关滋味

车子很封闭,大约出气的地方是有的,怎么一个道理也没敢问。

江师傅手把方向盘,两眼盯着前方,车子驶出了暗红色的大院围墙,两条马路一拐,上了青云大桥,就离开了绿树掩映的青云市。

和打字员收发员相比,驾驶员的身份要更低些,他仅是事业编制,算不上什么干部。

干别的工作还有换岗的希望,开车的大多一辈子开车,政治前途是差些的。然而,不考虑当官戴乌纱帽,开车倒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。他不需要整天八小时坐在办公室里,晚上更不需要来,把用车人送到目的地,自己听听音乐,看看书,翻翻报纸,四处走走,开饭时间一到,也和那些领导干部平起平坐地入席,大鱼小肉,山珍海味,市里市外到处吃去,别人是偶尔出来跑跑,到乡里开荤打牙祭,他却是餐餐不漏网,顿顿都露脸。酒是比别人少喝了点,这到底是一件好事。那些官做久饭吃腻的,入席怕的就是酒,倒不是没胃口,不想喝,是怕人家太客气,要与他比酒量,动不动就被灌醉了,醉了吐,究竟是伤肝烂胃,没半点营养。可那些做官的,偏又讲究营养,怕龙体虎体受损,减了寿,坏了前程。和领导们平起平坐的驾驶员,这些就不必去考虑,他餐餐得营养,养得滚滚壮。这江洪水师傅,三十来岁年纪,块头已经不比石部长逊色,两人到陌生地方下车巡视,怕是分不出谁官谁兵了。

他开了一段路,点起香烟吸着,和石部长兄弟俩似的东西南北聊起来,他们从桑塔纳内的一个零部件聊起,聊到伏尔加拉达蓝鸟标致本田奔驰皇冠和林肯,聊到这些轿车的所在单位,单位的领导,聊到七个区四十九个乡镇甚至聊到各局各区各乡的人事变动,以及市委常委会中存在的问题,似乎和石部长共坐的不是驾驶员江洪水,而是纪委傅国民,或者市长包伽之类的人物。在黄三木看来,自己是石部长的临时秘书,也是江洪水江师傅的小秘书小徒弟,他早已失去南州大学政治系团委书记的凛凛威风,一切都让他觉得诚惶诚恐。

黄三木细细听他们海聊,看车窗外两排绿树一一后退,田野,山

峰,房屋,尽是美丽别致的农村风光。他生长在农村,对农村其实不那么熟悉,公路两旁的景物淡淡地吸引着他。黄三木的思路兀自变幻,一会儿是南州大学,一会儿是农村老家,父母哥姐,一会儿又是杨家埠那段青云江,江边的养鱼场小楼。正要再变幻下去,车子驶进了黑虎区委大院。区委书记和区长已奔赴乡里督促双抢工作,区委副书记曹温芒前一天已接到电话,早已立在门口迎候。

曹书记高个儿,精干巴瘦,却有一脸憨态。三人在办公室里胡乱地扯了几句工农业,曹书记就抓起一只土里土气的黑包,随石部长一行进了桑塔纳。不一会儿,车子又钻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里。

这就是黑虎区的一个乡了。乡里的几个头脑都上来抢着和石部长握手,这些人,无非是书记,乡长,乡党委委员之类。大多半土不洋,却尽是农民中的精英。黄三木一手拎自己的包,一手拎部长的包,跟着他的大肚皮部长,进了乡会议室。石部长与曹书记一道,随便地问了几句乡里的工农业,后来就谈起这个乡不久前发生的那件选举案。三木捧着笔记本,胡乱地记了些东西,这才晓得此行的任务所在。选举的事已经过去,石部长作了几点严肃的指示,无非要他们吸取教训,搞好稳定。黄三木边听边记,捕捉到了不少新鲜的词汇。他读了十几年书,这些词从未见过,似懂非懂。这才知道那么多年的书是白读了,社会这本书还得一页页从头读起。

郑南土康复后,黄三木仍只在办公室值班。这期间,石部长把他带出去四五次,有时也和郑南土一起去,现在反思起来,估摸石部长是想让黄三木出去见见世面,了解青云市的一些基本情况,再一个目的,就是想借机考察一下黄三木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等方面的涵养。作为石部长,他是不可能永远让黄三木坐办公室的。三木可能是木了点,他当时没想得这么多,到区乡镇跑了几次,他觉着只是浮光掠影,挨不着说什么,做什么。说实在,他也委实不知道该说什么,该做什么。他只是石部长带去的一根木头拐杖,转了一圈后,又原封不动把它给带了回来。

几个月下来,黄三木渐渐对工作厌烦了起来。打开水,拖地,收发,整理档案,接传电话,跑腿打杂,等等的事情,让他一天到晚忙个没完没了。他像一架机器在不停运转,机器不觉着累,三木就觉着累了,烦了,他觉得干这些事情,与他十多年来的寒窗生涯是多么不相干,与一个政治系学生的抱负相隔是多么遥远啊!

天下雨了。同事们一大早来到办公室,心里头感谢着这雨珠的沉重,省去了到食堂打开水的工作,拿起电茶壶灌满自来水烧开便可。这时也不在乎那几度公家的电了。黄三木还是一如既往,虽然办公室里也有一只电茶壶,陈主任却要求仍到食堂打开水,他说烧水太慢,怕领导来了喝不上水。三木就一手拿伞,一手拿水壶去了。四壶水是打满了,可是怎么拿回去呢?雨很大,就是古人认为的倾盆之势。三木左手打着伞,右手提四壶水的本事是没有的,虽几个月练下来,手劲有所增加,却毕竟不曾师从海灯法师,学过一指禅二指禅什么的,就是这一手禅也不会。后来想了想,便安排左手去帮右手的忙,在打伞的同时再提一壶水,这样,右手就只提三壶水了。平时一只手只提两壶,现今要提三壶,那也是十二分吃力的事,就是左手,又打伞又提水,也是得小心翼翼的。

进了市委院子里,黄三木都已经心力衰竭了,只要一不小心,就会倒下去了。雨啪啪啪地抽打着雨伞,裤脚湿了,衣角湿了,水壶和手也在风雨中摇摆着。这时,恰逢一段刚修补过的路面,黄三木只觉得脚底一滑,整个身子就往右侧栽了下去。雨伞忽地就被吹得一丈远了,他的两只手,还是紧紧地抓住四壶水不放。不料左手那壶水的塞子滑脱,只觉得心口一热,才知开水已烫了身子。好在外面的穿了两件衣服,现又被雨淋湿了,才没被烫坏。右手那三壶中,有一壶的塞子也被撞脱,开水在雨地里幽幽地冒着热气。

好在还有两壶水安然无损,他按了按这两只塞子,又把另外两只空壶放在一起。这时,他才觉得右手有些疼痛,细细一看,有两根指头已被地面上的石子擦破,鲜红的血刚一冒出来就被雨水冲走了。